

虞福来画集

吴山明题



虞福来书画集

蒋荣斌



上海书画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虞福来画集/虞福来著.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7.6
ISBN 978-7-80725-544-4

I. 虞... II. 虞... III. 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77299号

责任编辑 张春记
技术编辑 朱伟南
责任校对 倪 凡

虞福来画集

虞福来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593号

邮 编 200050

网 址 www.shshuhua.com

E m a i l : shcpqh@online.sh.cn

印 刷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x1092mm 1/8

印 张 17

版 次 2007年6月第1版 200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978-7-80725-544-4

定 价 230.00元



作者的话

虞福来

我是大自然一个忠实的仆人。

我的每一件作品都是大自然的恩赐。

大自然是神，是圣，是天籁，更是无可挑剔的艺术品！世间一切人为的艺术品与她相比，全都黯然失色。

我虽然在国内外多次应邀举办过个人画展，我的画也受到了人们的热情赞扬和欢迎，但与完美的大自然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

神圣而神秘的大自然，我敬畏她，我膜拜她。

我曾像苦行僧那样，带着干粮，背着铺盖和画具，跋涉于名山大川间，深情地、虔诚地描绘着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一水一石……

真切些、真切些，再真切些！我甘愿把精血消耗在酷暑的烈日下、严冬的寒风里……

贴近些、贴近些，再贴近些！如今，我索性耕读在深山里。

啊，我终于愈来愈清晰地听到大自然最纯真、最美妙的声音了！

于是我就孜孜不倦地画、画！要把这天籁之音画进我的画里。

我捧着大自然深情的赐予，虔诚地、感恩地、再三地叩下头去。

写于浙江天目山听画堂 2006年7月

乡情是金 序一

吴山明

我与虞福来相交甚久了，只是各忙各的，见面的机会不多，但我知道他一直走着中国画的正统路子，走得很坚实，也很出色。

早在虞福来进中国美术学院之前，我就认识了他，并知道他的命运非常坎坷，坎坷得简直令人心酸。他甚至在学业上每向前走一步都付出数倍于常人的汗水与泪水，但他却十二分地顽强和好学，尤其是他在美院读书时的那种超常的吃苦精神，还有他的才气与朴实，都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改革开放，虞福来无疑是迎来了他时运的春天。还在上世纪80年代，他在没有任何背景的情况下，仅仅凭着自己的作品和才干，硬是出了国门，他应邀在国外学习、办展和讲学，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和赞扬。当他在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着实地热闹了几年后，又回到了杭州。再后来，我就听说他离开了城市，去了他的家乡——浙西天目山腹地的一个偏僻小山村，一去便没有了消息。时隔数年后的今天，他又忽然冒了出来，还带来了几大只自钉的土箱子，里面装满了他在大自然直接写生、创作而成的又非常精彩的工笔作品。从他不讲究穿着的身上那沾满的尘土，我就知道了他在当前的浮躁、急功好利以及追求表面包装的风气下，难能可贵地刻苦依旧，朴实依旧……

在都市的纷繁和喧嚣里，展读他的一幅幅作品，我仿佛沉浸在浓郁的山乡情怀之中，而这情抒发自一位天目山人，更令我感动不已。

那一湾静谧的溪畔远处是一抹亘古的青山，近处是一片片长满绿油油庄稼的田野，这儿就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方水土就是虞福来的家乡！在这幅画里，我看见了她的全部乡情，也仿佛听见了他从心底里呼喊出来的声音：“大地，我的母亲！”

无论是《外婆家的小路》，还是《儿时青山》，都有着深情回忆。童年，他就在这儿放牛、砍柴，还常常用树枝在地上描画着家乡的山、家乡的水……

他能几回回“梦里回家山”吗？当年，是母亲牵着他的手从这画中所描绘的大山里走出来，从此走上了艰辛而漫长的艺术之路。

连村野荡边的“芦花”都“融进乡思路”里去了。

故乡的水清啊，那层层叠叠翠竹滤过的溪水能不清么？

故乡的水香啊，那连绵不断春香粉的《碓声流出十里香》。

水香、土香、瓜香、菜根香，《田头豆角豆荚香》，《满山老桔凝余香》……

故乡美啊，《梨花如云，桃花如云，白云与红云，绕着小山村》……

故乡富庶啊，那满田满畈收割后的稻茬，向世界宣布：《家乡今年又丰收》。

在《大山》这幅画的文字里，我窥到了虞福来对“乡情”的全部诠释。

“大山/从不嫌雨滴大小/天一下雨/它必涌泉相报。”

言为心声。这一幅幅饱含着他心血与汗水的画，是他对这片曾给他带来痛苦与灾难的故土的报答，是他对孕育了他艺术生命的大自然的深深感恩！

乡情是金。乡情驱使着他年复一年地在酷暑的烈日下、严冬的寒风里，扛着大画板，带着干粮，在大自然中艰难地不停地转换写生的地点与视角。凭借着自己娴熟的国画技巧、扎实的西画功底及其丰富的学养，把局部的真实构筑成预期的大场面、大乡情，从而使作品更加意境深邃，格调清新、质朴，构图饱满而又能不断出新……

乡情是金，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我相信大自然的“母爱”，对于有心于她的孩子来说，更加涓涓的山泉，清澈而温馨，缠绵而悠长。

最后，在虞福来作品由上海书画出版社结集出版之际，我衷心祝愿他艺术的花朵，在这“母乳”的滋润下开得更加鲜活、蓬勃和芬芳！

2006年7月18日

（吴山明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当代中国著名画家）

会古通今、妙造自然 序二

——虞福来绘画艺术解读

郑竹三

醇和艺术，需要醇和本性的滋养，虞福来如此。

精思的美术，需要精思文化的底蕴，虞福来如是。

当代中国的美术文化与美术状态，其主要导向乃是“中西同构”和“古今同构”。中西者乃是西为体中为用，这是素描式造型传统笔墨的造象，虞福来先生的美术样式便是这个文化构成者之一；因为虞福来有坚实的造型功力，又有中国笔墨文化的素养，故而其美术便能成为“中西同构”的成功者乃至坚挺者。古今者即是浙派画坛的主旋律，亦是我们这个文化大省美术传承中最为傲立的一个亮点；因为近现代浙派最讲究笔墨中“书画同源”的传统，又重视时代的审美趋向，此“古今同构”也是虞福来美术的图义与秉德。诚然，虞福来先生创作的美术是笃实又仁笃的，更是“和光同尘”（《老子·五十六》）的，因为他的美术是民族的，是传统的，是时代的。

元代盛熙明在《书法考》中云：“翰墨之妙，通于神明。故必积学累功，心手相忘。当其挥运之际，自有成书于胸中，乃能精神融会，悉寓于书，或迟或速，动合规矩，变化无常，而风神超迈。”盖中国绘画乃翰墨之学，翰墨之妙即“以书入画”，乃是将书法的线性艺术作为艺术造型的最基本元素；同时更强调“外师造化”，那是对悟自然、书写自然、造化自然的一个美学定义；二者合之，成为创作中国绘画艺术的一个传统典范。就是这个典范、这个景风，虞福来先生作了岁月的长期探索与艰辛的研田耕耘。而尤其是对传统的“外师造化”之美学，虞福来先生把此奉为要旨，故而春秋潜移地实践之、强化之、敏悟之、至乐之、凌云之。

《千年凌云志——天目柳杉》、《生我养我的地方》、《翠竹湾湾》、《确声流出十里香》、《田野过雨新》等作品是虞福来的个人传统经典，它既是生活与艺术的交融，又是心灵与岁月的广德，当然亦是华夏大地和美术追求深厚华滋的写照。妙哉，福来的作品如果没有生活与阅历，如果缺少体验与升华，能有如此感心、感肺、感人的时代大作么？如是可以说“翰墨之妙，通于神明”，这是天地的神明，是人情的神明，而后才有艺术的神明，而艺术的神明“必积学累功，心手相忘”。

虞福来先生还擅长大写意山水，这些写意大约是福来舒展胸襟、张弛笔墨、感叹所见的情景交错和落纸云烟的艺术华章。它既是笔墨的“挥运之际”，又“自有成书于胸中”，故“能精神融会，悉寓于书（画），或迟或速”，进入了一个“动合规矩”（自然生态）、“变化无常”（气韵生动）“而风神超迈”的自由境界！这类大写意之作如《顺风顺水》、《子夜的灵光》、《家乡的米粮川》、《清爽黄昏》、《一峰是爹一峰是娘》等等是其代表。

中国绘画与诗文、书法、古琴同韵同规律，素以境界、内涵、技法为上、为要。虞福来先生因为艺术而人生，又因有着人生的艺术，所以无论是精心刻画的工界艺术，还是粗枝大叶的挥毫写意，均是出于自性、自觉、自灵，故而境界高雅。至于美术技法一道，因为虞福来先生长在钱塘，因为虞福来活跃在太湖流域，又因为虞福来受历史浙派与现代浙坛美术的双重蕴育，自是熟练与高超。

我与虞福来先生既是金华的乡邻，又是久居杭州的同行，当然还是属相互仰慕的绘画知己。在乡贤虞福来大型画集出版之际，吾以此解读、品评虞君风规自远的、当代优秀的、传统正脉的绘画艺术，当然是一件殊荣之事。愿虞福来的美术华章以“神与物游”（六朝·刘勰《文心雕龙》）与“澡雪精神”为导向、为发展、为归正。善哉！

有诗赠曰：

不化之心能化化，

不生之物可生生。

四时大地无穷态，

五色胜观毫演成。

丙戌闰七月廿八日于钱塘绿洲花园

（郑竹三 中国画学会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美术评论家、画家）

虞福来的天目山 序三

陈翔

虞福来的作品让我对天目山有了一份神往,那些不厌其烦的描绘在我看来已经不是画家对天目山外在景象的再现,而是画家本身对天目山真诚情感的真实流露。

这本画集所收录的虞福来作品恰好反映了他创作上截然相反的两面:他的工笔写生一丝不苟,逼真摹实;而他的水墨山水则纵横挥洒,泼墨写意。两相对立而又两相映衬,竟也平添了不少意趣。

阡陌纵横的田野,树木掩映的村舍,连绵起伏的群山,奔腾湍急的河流,在虞福来的笔下,被赋予了一种别样的情愫。这种情愫可以称之为礼赞,可以称之为敬畏,也可以称之为依恋。他的工笔画画得细腻,不仅画出了天目山的山、水、树、石,也画出了路边的野花、屋旁的栅栏、池中的荷叶及瓜棚下的鸡雏……大至全景,小到细微,虞福来一笔一画地经营着自己的艺术天地,而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因为在他眼中,天目山已经不是原本意义上的天目山,而是与自己的精神意志互为融合的天目山,是与自己的心灵情怀相与默契的天目山。因此,春夏秋冬,都不能改变他的痴迷;风霜雨雪,也无法抹去他的钟情。他把这种风景画在纸上,也印在心里。他的作品,既是对天目山的情感寄托,也是这片山水对他满腔真情的一种回报。

他笔下的柳杉高大参天,枝干刚劲,雄姿伟岸,虽有独木成林之势,但依然相互提携,共同撑起一番天地。虞福来不仅刻画出了它们外在的壮观之象,也传达出它们内在的豪迈之情。你可以说是画家的笔有生花的功力,也可以说是画家的审美移情赋予了作品以更丰富的精神内涵,而我更相信这是柳杉与画家物我合一后的共同创造。因为大自然从来就不是在我之外的冷漠之物,在艺术家看来,大自然的一景一物无不是情感丰富的生命体,虽无言而有情。虞福来在柳杉身上看到了自己,于是,与其说他是在画柳杉,不如说他是在描绘自己的理想。

如果说,虞福来的工笔画在捕捉着天目山的细腻之美的话,那么,他的水墨山水,则显示出他粗犷不羁的另一面。或许是因为有了写实的工笔画为基础,或许是因为有对天目山细致的了解,虞福来用水墨画天目山,似乎不再专注于细节的描绘,而是粗枝大叶,利用水墨的渗化和笔致的变化来展现天目山烟雨迷蒙的妖娆风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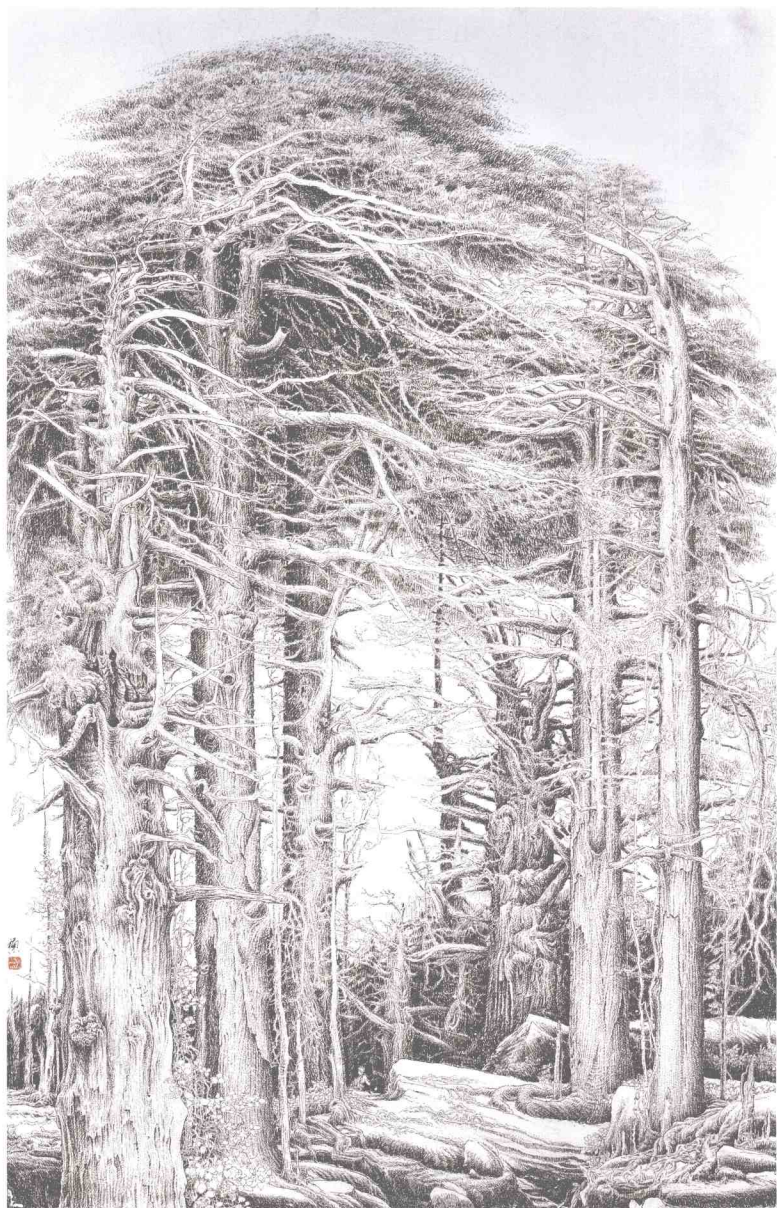
虞福来的水墨山水不拘常规,以写生为基础,摒弃程式化,大胆创新,别具一格。传统山水画积淀深厚,技法储备丰富复杂,系统性强,程式完备。当代山水画家往往在程式与自然之间举棋不定,彷徨徘徊。而虞福来却独辟蹊径,以写生入手,在水墨泼写中捕捉天目山的神韵,笔墨或不合规矩,也饶具意趣,所谓画无定法,是之谓耶?

艺术是一种创造,是人类智慧的成果;艺术是一种表现,是人类探索的途径;艺术也是一种感悟,是人类反省自身的修行。艺术没有边界。

虞福来在画中展现了自己的情感世界,而不仅仅是天目山。

2006年10月1日

(陈翔 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学术委员,美术评论家)



千年凌云志——天目柳杉 224x140cm



悲壯豪气——天目柳杉 245x168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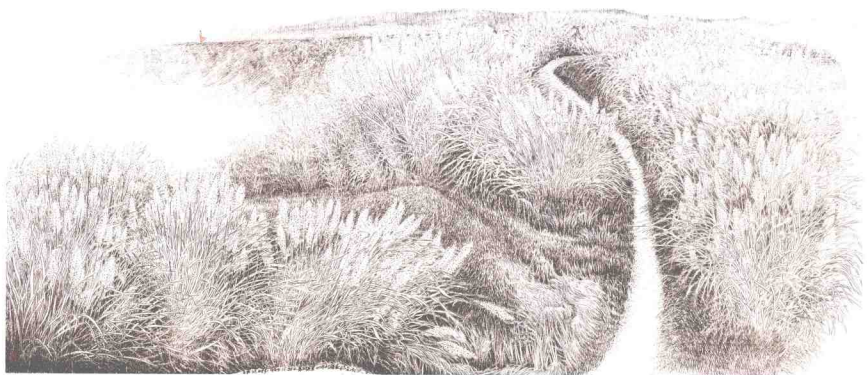
旷古之风——天目柳杉 168x245cm



老林——天目原始森林 106x80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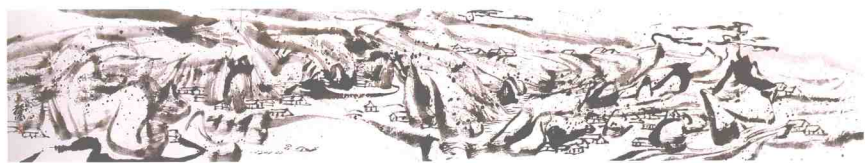
童年的村庄 64x124cm



乡思融进芦花里 64x124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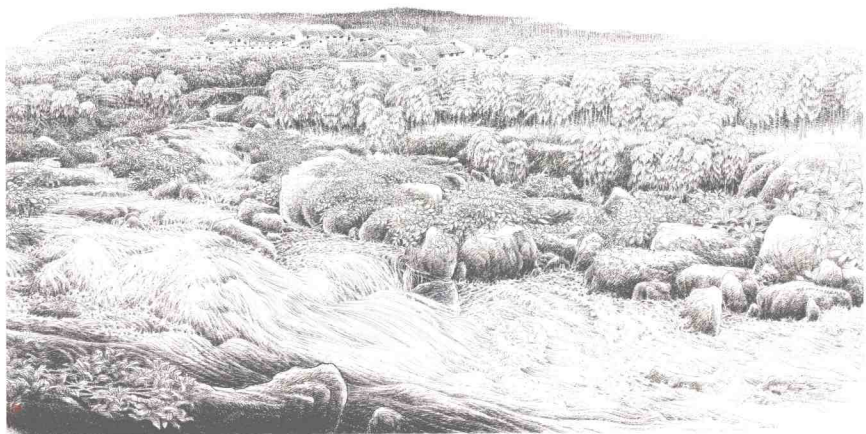
亲山亲水 25x130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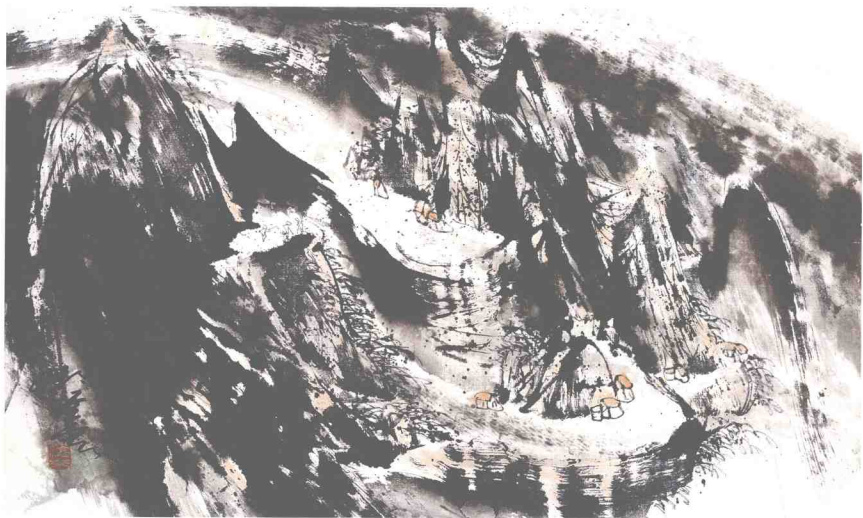
志随青山走龙蛇 30x130cm



兀立苍茫——我的第二故乡黄山一景 64x124cm



堂堂小溪出前村 68x124cm



野居自有凌云气——我的第二故乡黄山一景 50x76cm



一峰是爹、一峰是娘——我的第二故乡黄山一景 36x36cm